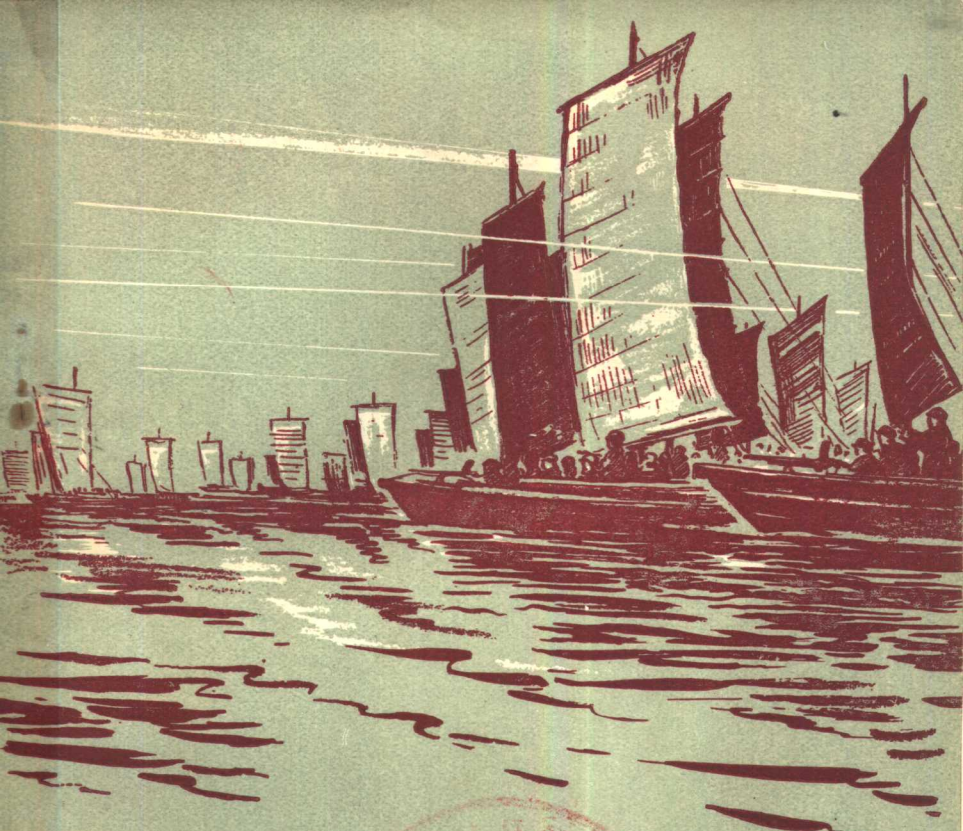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南力著

渡江前後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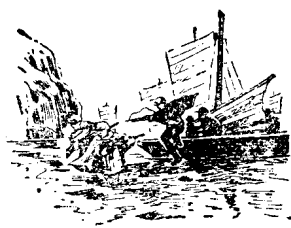


渡江前後

中國書局出版

渡江前後

李 南 力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渡江前後

李南力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3 3/4 印張: 68,000字

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33,000 定價(6) 0.34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特寫通訊集，包括九篇作品。其中所寫的都是真人真事：有部隊中的英雄人物、英雄故事，有參加修建康藏公路的優秀戰士的模範事蹟，有愛護部隊的光榮的軍屬老太太，同時，作者也描寫了親身參加的渡江戰役的偉大場面。這些通訊和特寫，表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雄主義氣概和它的強大力量。

目 次

董金德的路.....	1
房东老太太.....	11
英雄張兆林.....	17
台灣同志黃松良.....	48
渡江前後.....	52
實現決心.....	82
七溪嶺上.....	88
明天.....	100
尽到黨員的責任.....	106
後記.....	112

董金德的路

一

董金德的老家是河南西華縣，原有五畝地，又開了个小染坊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一九三三年夏天，由於國民黨的官員們光吃河款，不修河堤，黄河大汛，河堤被河水冲垮了，河的兩岸，頓時就成了一片汪洋。董金德好容易从水裏掙扎出來，自己的家却連个影子也找不見。他逃到商水縣，当尽賣絕，拼湊點小本錢，擺一个紙煙攤，稀稀糊糊把一家三口人顧住。可是这世道就不肯讓小莊戶主过安生日子。不久，抗日戰爭爆發，湯恩伯的什麼“游吃隊”，今天來要糧，明天來要款，鬼子兵不是“清鄉”就是“掃蕩”，保公所又是捐呀稅哪！出產有限，慾壑難填，为了应付这些糧款捐稅，董金德忍痛回家把三畝地押出去了，剩下二畝地是祖墳祖塋，莊子菜地，賣不忍賣，押不能押。

在商水，日久人熟，人家見他老实好欺，作弄他当了甲長。保長動動嘴，甲長跑斷腿，这差事原不是好幹的呀！董金德不清楚內情，承担下來了。

有一次，他收了一个老寡妇四畝地应出的糧，八升蕎麥。保長叫他給人家打八斗蕎麥的条子，他不打，保長不答应，他就直槓槓地找了那个老寡妇來对質。那老寡妇說：“好人咧！

俺四畝地打還打不下八斗蕎麥呢！怎能出八斗糧呢！”保長反說她和董金德是親戚，一定通同作弊，更加不行，要辦他。董金德被逼得沒路走，一氣上縣裏保安團吃了糧。

唉！在國民黨那裏吃糧當差哪是好人幹的活呢！董金德頭一步走錯，第二步又走錯了。

吃不了保安團上那個苦，董金德就請了假回商水，準備還回西華老家去，去種自己那二畝地和重新經營自己的小染坊。

二

董金德請准了假，身輕腳也快，四十里路程打算小半天就趕到家。

冬天日短董金德一路緊走緊趕，趕到太陽偏西快下地，還沒有到。他急匆匆地低頭祇顧趕路，全不想快到家門時又出了岔子。

“站住！幹啥的？搜他！”大路旁邊的小店裏，接連跳出了好幾個扛槍的兵來，為首一個一迭聲喊叫，兩個人上來抓得他緊緊地動也不能動。一個人就咔嚓撕開了他的衣服，伸手亂摸。

他還當是遇上了土匪，自問身上沒錢沒票，所以也不害怕。等着搜完了，他才開口道：“各位，兄弟當一名窮保安團，沒啥油水，放過去吧！”

為首的那個兵怒冲冲地跑到他面前，睜圓兩眼問道：“你說些啥？我們是土匪嘛！我們是中央軍十七師一二五旅，在這裏盤查行人，抓逃兵。哼！你裝傻！”

董金德心裏怦怦跳了，忙求告說：“俺不知道，多包涵包涵，俺是縣上保安團的，請假回家，有条子在這裏。”他把請假条掏出來遞過去。“請官長過目。”

“我不認得字，”那兵橫暴地說，却又抓過請假条去，嚇道：“送他上連部，問個清楚。”

於是董金德被綁送到了他們的連部。

到了連部，也沒有個人問他半句，却被一推推進一間小房子裏關起來。屋子裏已經關了三個人，全是莊稼漢，全都失魂落魄地蜷臥在地上。董金德明白了，便傷心地哭起來。

過了幾天，他被編到二七五團山砲排裏，扛迫擊砲座盤。座盤重四十五斤，無論行軍，上操，睡覺吃飯，他都得帶着它。他請求換一換扛砲身，排長却給了他兩個耳光。於是他唯一的希望是找機會逃跑。

日寇大舉進攻中原，湯恩伯不戰而逃，一二五旅退到潼關附近的叢山中，每天在險峻的山路、曲折的小路上走時，他扛着座盤；日寇投降，一二五旅由山裏出來，奉命圍攻新四軍時，他扛着座盤；蔣介石發動內戰，一二五旅過河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時，他扛着座盤；一二五旅在邵耳寨被全部歼滅，人民解放軍才把他從座盤底下解放出來。

邵耳寨砲火還沒有打響的前兩天，董金德又計劃逃跑，但是沒有來得及，人民解放軍來得快，一二五旅垮得更快，董金德在包圍圈內找不見一條路好跑，就跟上幾個散兵藏在老百姓家裏。人民解放軍的一個營長帶着人進去搜索，把他們搜出來了。營長喊道：“出來吧！繳槍不殺！”董金德一看再藏不住

了，就答应道：“俺們是砲兵，沒有槍。”營長說：“砲呢？”董金德說：“一聽槍响，你們隊伍衝進來，俺們吓的失迷轉向，早把砲丟了。”營長叫他們跟上走，董金德怯怯地問：“不拴起來嗎？”營長笑了，說：“跟上走吧！八路軍講寬大，不拴人。”

从此，董金德成了解放軍的一員。

三

董金德帶着沉重的舊的習氣，來到人民解放軍，但他並不完全清楚是給自己找到了正當的路。在这样一个既不同於保安團，也不像“中央軍”的，完全嶄新的隊伍裏，董金德一開始祇領會了一點好處，就是當兵的也有說話權。

在“中央軍”當了兩年多兵，三天說不上九句話，真把好說話的董金德斃死了。現在可算把嘴上的封條揭了，於是人羣裏，人堆裏，有人的地方，無人的地方，董金德都有他的話，說自己的遭遇，說天氣，說黃河，說“中央軍”，說解放軍的生活，發牢騷……。

董金德的副班長徐占成，對董金德很關心。董金德抽煙，徐占成給買；董金德吃不慣小米，徐占成用自己的津貼給買饅頭吃；董金德沒鞋襪，徐占成把自己的給他；董金德出差，徐占成替他；董金德不想幹，徐占成勸他，用“中央軍”抓兵的事實教育他。徐占成處處以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榜樣影響他。董金德不清楚這是人民戰士的本色，人民軍隊的本色，他只當是碰上了個好人，為要對得起這樣的好人，他在班裏幹得比較積極，為報答這樣的好人，他一次再次地拖延了自己開小差的計劃。

徐占成对他的好說話非常注意，有一次董金德对徐占成說：“走吧！八路軍生活不好。”又抱怨連煙也吸不上。徐占成立即給他買了煙，又反問他：“当‘中央軍’不困难嗎？如果是個排長，不但有好煙吸，還有小鍋飯吃咧！可是当兵的呢？”董金德低了头了。

打鉅野時，董金德抬着梯子在火綫底下跑了好幾趟，架好梯子以後，他又鼓勵大家趕緊上，表現他有一定的作戰經驗，也很勇敢。这一次徐占成掛彩了，他就被提升为副班長。

四

徐占成掛彩住院去了，董金德虽然升了副班長，思想上却開始動搖。沒有徐占成帮助他，他的怪話更多了。

他还是打算開小差，又去活動排長陈德才。陈德才“平漢战役”解放过來的，現在升任了排長。董金德对他說：当“中央軍”要啥有啥，一个排長一月掙十幾万。陈德才把这些情形向上級反映了，全營就開了个批評会。在会上，許多被解放过來的战士用自己的親身体驗劝說他，拿自己所經過的思想变化啓發他。並且有力地質問他：“莫說隔条黄河你难以过去，就是过了河，你还不被‘中央軍’抓住嗎？抓住了你，叫你再來打解放區，你來不來？來了再捉住了你，你還有啥臉？为‘中央軍’当官的犧牲了光荣呢，还是为老百姓立下功光荣？”

董金德被質問得無言答对，平素的滔滔口才不知上哪去了。听了战士们講的親身体驗，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，他被蒙蔽的兩眼睜開了，兩条路明顯地擺在他面前。他看見了自己。

的前路，他祇有投進面前這四五百人的隊伍裏去，和他們肩並着肩，心聯着心，血溶着血，命依着命。過去是骯髒，醜惡，罪過；以後才有生命，光榮，陽光。

他沉痛地向大家檢討了自己的錯誤，表示要徹底改正。營首長聽了他的檢討，在大会上宣佈：“過去是壞的，只要改正了就好。人民解放軍不抹煞任何人一點功勞，一點才幹，副班長的職不撤，仍舊信任你。”

董金德原想着就是承認了，一定不是槍決，也起碼要關禁閉，萬沒想到是這樣，感動得啥話也說不出，只是連聲地說：“看俺以後的工作，看俺以後的工作吧！”

五

部隊開到壽張縣油口整訓，開展了訴苦運動。

董金德聽了許多戰士血淚的控訴，腦筋開了，想起自己的痛心事，想起新黃河，想起地主，保長，軍官……過去被人家牽着鼻子走，卡着脖子尿，扼着喉嚨死，是為了甚麼？是為了哪一個？水有源，樹有根，蔣介石反動派，吃人的，殺人的，坑人的，全從他腦筋裏泛了起來，泛濫得比黃河還兇，比黃河還猛。仇恨在哪裏？委屈在哪裏？董金德呀董金德！過去的二十六年算給人家活了，給人家受了。老婆女兒，她們為什麼活不下去？他，董金德，為甚麼被逼得沒有路走？百川匯流歸大海，千般罪過，萬般罪惡，歸結到一處，罪惡的头子是蔣介石！董金德，要訴苦，要復仇！從前只當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打，“中央軍”和人民解放軍打，現在才明白，這是窮人要翻身的戰爭，是

中國人民要解放的戰爭，也是董金德自己的戰爭。他把決心下了，生要為人民立功，死也要死在前綫上。

一天，他和幾個戰士在街上買紙煙吸，看見那個賣紙煙的穿了一身舊軍裝，他們就和他談起來。這個賣紙煙的是個榮譽軍人，他愉快地告訴董金德他們，他退伍下來，羣眾立即給他安家，給他分了房屋，房屋是磚鋪瓦蓋，又分了上好水地。从前哪怕受苦死了也佔不了五尺地，現在還給他籌了本錢作生意。他娶了老婆。連他自己都沒想到後半世的生活是這樣圓滿幸福。

這是事實，眼前的事實。董金德他們依戀地和他告了別，分享着他的愉快走了。這是他心裏最後的一個疙瘩，要是掛了彩不能幹怎麼辦？現在這個疙瘩解開了。這並不是他們的巧遇，這是在解放區隨處可以遇見的。後來太行山慰問團來到部隊，又告訴他們一件優待榮譽軍人的事實。那個榮譽軍人兩手兩足全沒有了，村裏安置他，專門派人每天每頓去餵他吃飯，拉屎拉尿也有人管，看戲还用椅子把他抬去。久病無孝子，就是親兒親女，侍候自己的爹娘，在舊社會裏普天下也難找出和這相同的事情吧！感動的淚誰也遏制不住，他們全哭了。

六

揚子江衝過了三峽，黃河沖開了龍門口，一瀉千里，直往前奔，它們再沒有障礙，永遠是勝利！一個人衝破了自己思想上的三峽和龍門口，他也將一往直前，獲得勝利！

這裏，該記下幾件董金德在解放軍中的英雄模範事蹟啦！

他班裏有個杜書林，也是解放戰士，剛來吃不慣苦，吃小米飯吃不飽，董金德就把分給自己的饅，每頓節餘兩個下來，等杜書林挖交通溝挖得累了的時候，給他吃。漸漸，杜書林不忍班長為他挨餓，練習吃小米。很快就跟大家一樣了。

部隊由壽張向豫北開，班長的腳上打了泡，董金德就一人揹兩枝槍到三枝槍。後來又叫他押大車，當收容隊。隊伍向前去了，大車掉在後面，和他同行的杜友才很想坐車，對他說：“副班長，你為啥不坐車？”董金德說：“俺又不是病號，坐車幹啥？”這時他揹了兩個背包，有一個是排長的。杜友才又說：“你把背包放在大車上吧！”董金德說：“不！大車拖得重了，要掉隊，讓它輕一點，趕緊趕上隊伍。”杜友才再不說啥了，也跟著他走，不坐車了。趕車的感動地說：“咱們這隊伍就是不賴，要是‘中央軍’，還不搶着坐才怪咧！”

他一路上對老百姓宣傳：“俺們是人民的軍隊，不打不罵不要怕。”又給老鄉挑水，買柴換米都依手續，老鄉反映說：“國民黨說人民解放軍壞，看這幾個解放軍有多好。”趕上隊伍以後，他對指導員說，他們在路上為了照顧老百姓的困難，沒有吃一頓麵。指導員鼓勵了他。當天晚上打汲縣三里窩，他毫不猶疑就去了。

天明時，敵人潰退了，他看見敵人來回亂走，就叫大家準備打。他瞄準了一個爬上樹去企圖上房的敵人，一槍就打下來，大家喊好，叫再來一個。一會兒，一個敵人挑着担子往回走，又叫他一槍擦倒了。這就在部隊裏傳開了：“兩槍斃

兩敵。”

七

他還有一種特長，挖工事挖得快，在宜溝阻擊戰中，他把本班的工事挖好了，又去替放哨的七班挖工事。他對班裏戰士說：“挖工事要不怕流汗，汗多流些，就不怕排炮了。”在挖工事當中，遇見麥地，他寧可多挖一段拐個彎，不從麥地挖過去。他說：“俺們多流一點汗，老百姓就多打幾顆糧。”他種過地，他知道種地的困難；他現在為人民而戰，他知道怎樣為人民。

他又教導班裏同志怎樣躲砲彈，識別槍子飛的高低遠近，怎樣用手榴彈打坦克車的履帶。他班裏的王鶴亭、謝小黑等原先是相當怕打仗的，現在他們不怕了，一則他們自己有了打仗的知識，二則他們有了可依靠的班長——董金德已因自己的功績被提升為正班長。

一個模範班的雛型逐漸在形成。董金德班的團結、沒有逃亡、學習起勁，很快就在戰鬥中顯示了力量。

打大司空時，他班本是二梯隊，突擊隊的一排衝上前去；有好多人的不敢過那獨木橋，董金德帶着他的這個班，一衝便上去了，很快就衝進去抓了一個俘虜繳了兩枝槍，班裏沒有一個傷亡。

兩個使他興奮的消息接連地來了：豫蘇皖的人民解放軍曾一度解放了他的老家西華縣；他被選為模範班長去出席縱隊的第二屆羣英大會。

董金德踏在他腳下的路更廣闊了。他和他的家，他的窮

親戚朋友們，要翻身，要復仇。他成了人們學習的榜樣，他的報功單會飛回去增添西華縣的光榮！

這個日子近了，董金德從前做夢也想不到的命運，現在掌握在自己手裏了。原來，窮人跟上共產黨，還有這一天。董金德呀董金德，他行得端，走得正，他對哪！

他在羣英大會上，謙遜地表示了自己還不夠，還必須向到會的所有的英雄模範們學習。他班裏的戰士們在台下看着他，和他是同樣的思想。他在台上也瞧見了他班裏的戰士們，有他們十個人跟他一條心，人人向上，個個爭先，他們要不辱沒這個模範班的榮譽。

董金德用確信的口吻，在大會上宣佈，他和他的班，要立下更大的功，來迎接大反攻，迎接大勝利！

房东老太太

深夜兩點鐘才到了宿营地。九十里路走的人困馬乏。初冬的夜气，加上帶露的寒風，使人打一个寒噤又一个寒噤。

大家都急需得到一个住处，暖和暖和睡睡觉。但是，这一帶的灣子都是非常小，最多不过七八家人家，房子都塌了；老百姓住的，大多是用蓆子、稻草、竹条搭起來的小棚棚。

我們按照指定的地點，走進一家老百姓的家裏。還沒有跨進房子去，裏边已經有一个老人家用沙啞的声音在招呼：“來到啦，同志們！”又听見找打火石打火的声音。一会，一盞半明半暗的菜油灯點起來了。

我走進去一看，这家老鄉住的僅僅兩間小草房，裏間擺了張破舊的大木床，床上一領爛蓆和一堆烏黑黑的破套子；此外是灶火、水缸、麵盆、粮囤，真連插進去一隻脚也困难。外間裏擺着一張供桌（这是絕對不能動的）和紡車、叉扒、犁、鋤；角落裏还餵了幾隻小羊，一見生人進來，就咪咪地叫起來。靠南的一边牆，已經倒了，橫七豎八，編了幾根竹条，風从那裏呼呼地吹進來。

“怎住呢？”我問老辛。老辛苦笑了一下，搖搖頭。老王去看別的單位的房子，想調劑一下，也失望地走了回來。

房东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，站在裏間門口，向我問：